



金玉梅/文

元旦，谓之元，谓始，旦，谓日。《说文解字》曰：元，始也。即万物的开始。凡是和第一有关的人、事、物皆称元，如民间信仰的第一位神仙叫元始天尊；一个国家的开创者叫元老；考试得第一的叫状元；新年开始的第一天叫元旦等。

元旦，又称三元。即岁之元，日之元，时之元。据传，元旦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颡项，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在《晋书》中出现：颡帝以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之春。即把正月称为元，初一称为旦。古时候，元旦的称谓还有元日、元

正、元辰、元春、上日、华岁及开年。在我国，历代元日不一，如夏朝在阴历正月初一，商朝在阴历腊月初一，周朝周历在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定为十月初一，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制定《太初历》时恢复了夏朝以正月初一为元旦的纪年方法，因此又称夏历，一直沿用至辛亥革命。1949年建国后，我国开始采用公元纪年法，定阳历1月1日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

古时过元旦和当今过元旦的习俗不同。古时过元旦，帝王要举办隆重的贺岁大礼，宴请群臣。三国时曹植的《元会》诗云：初步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唐代诗人厉玄描述：玉座临新岁，朝盈万国。火连双阙晓，仗列五门春。瑞雪销鸳瓦，祥光在日轮。天颜不敢视，称庆拜空频。而如今

过元旦，习俗则有放假、举行联欢会和吃团圆饭等。

还有古诗中的元旦，不是现在的阳历1月1日，而是指农历正月初一，就是我们现在的春节。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一记载：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首。

因此，在那个热闹的新春佳节里，诗人写出了一首首至今吟唱不断的优美佳作。宋朝诗人王安石《元日》里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描写了新年元日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动人景象。唐朝诗人成彦雄的《元旦》亦道：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体现了诗人童心未泯、与儿孙同乐的喜庆场面。陆游《己酉元旦》中也写道：夜雨解残雪，朝阳开积

阴。桃符呵笔写，椒酒过花斜。描写了诗人见到雨融化了残余的雪，太阳驱除了阴霾，心情一片美好。宋朝诗人白玉蟾《元旦在鹤林偶作》中描述：东风吹鼓柳梢雪，一夜挽回天下春。从此阳春应有脚，百花富贵草精神。此诗描写了元旦时，东风吹拂着垂柳上的雪花，一夜之间春天到来，百花盛开，万物焕发出了繁荣与生机。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一元复始，出自《公羊传·隐公元年》：元者何？君子始也。春者何？岁之始也。万象更新，出自《红楼梦》：如今正是初春时节，万物更新，正该鼓舞另立起来才好。就像清朝言忠贞在《元旦》中描写的一样：红烛光中度岁除，云鬓略整不须梳。清晨献罢椒觞后，仍对梅花读古书。

时值元旦，让我们鼓舞另立起来，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冬月

陈素丽

黄夜难禁刻漏长，前山空翠散梅香。
道旁列树添疏影，耐得春来换绿妆。

新年快乐

陈洁婷

新年到了，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希望忘掉过去荒凉的往事，
这样才可以在漆黑的夜里看到璀璨的星辰；
在繁花落尽的冬天看到梅花傲立，大雪纷飞；
在冰封的心坎上拥有熊熊燃烧的炉火；
在一望无际的天的尽头看到群山巍峨，白云缭绕。
这个冬天有点寒冷，
可是比冬天更寒冷的是我们等不到春天。

新年快乐，
愿在新的一年里翩然起舞，拥蝶自醉；
愿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拔节生长。
再见了旧年，
你好2024！

田园村

沈文军

大米草把风吸引到脚下
潮水从此变成涛声

河的硬度冲刷着石头的傲气
山坡畅开心扉祝福

是的，如果这时候回家
一定有鲜花在路口等候

如果这时候出门
一定是船在码头引你去旅游

排排别墅田园般的装饰
条条新路井字形排列

这里离天很近
和海是邻居

我每天看日出
每夜和月亮弹琴

唱歌的感觉
就像是鱼在水中游

老屋的挂历 最亮丽的风景

杨瑞芳/文

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家里挂有一幅图文并茂的新年挂历，这可是一件荣耀的事，乡村左邻右舍都会投来羡慕的眼光。

小时候，挂历在我们老家小山村非常盛行，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

每到元旦前夕，镇上的杂货店、集市上，都会挂起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挂历，有山水风景画，也有明星照片。此时，母亲就会去镇上赶集，买回来一幅挂历，还会带一些糖果或油条包子，我们姐弟四个喜出望外，仿佛跟过节一样。这时，姐姐总是迫不及待地请将厅堂墙上的旧挂历取下，小心翼翼地挂上新买的。旧挂历的纸质比较硬，是包书皮用的最好材料，因此，就成了我们姐弟争前恐后的宝贝。

挂历上的一张张山水画或明星照片多姿多彩，看得我们眼花缭乱。有时候堂兄堂妹或小伙伴们也会围过来看，我们的欢声笑语在老屋里久久回荡。

买回来挂历后，母亲便会用圆珠笔在上面画圈或者打勾，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我们姐弟等亲人的生日标注好，而父亲关注更多的是农事，很多与节气有关的立春、惊蛰、清明、小满、芒种，我们姐弟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日、星期天、节假日、寒暑假等。每到我们姐弟的生日，母亲便会给我们煮鸡蛋，还做长寿面吃。她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如果她借乡亲的钱，总要在当天写在挂历上，直到还了钱，才用笔划掉。老家亲戚多，无论红白喜事，或者忌日周年等，母亲都会写在挂历上。不仅如此，左邻右舍谁家结婚、孩子满月都用

笔写上，怕万一忘记了日子。

我们姐弟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参加工作，挂历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我们一路走过的难忘岁月。哪年哪月哪天我们考试得了满分，什么时候我们姐弟领回来了奖状，哪天我们姐弟开家长会，哪年结婚，母亲都在挂历上写得清清楚楚。

大学毕业后，我离开农村老家，来到省城工作和生活，并在那里成家立业。平时很少回老家，只有到过年过节才和老公、儿子回去看望父母。当我写信告诉父母归期，母亲就会在挂历上记下哪天到家。

后来有了手机，离过年还有十天半月，母亲总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知道我们哪天回来，她就天天盼着挂历上的记号。

母亲喜欢看电视，每天晚上的天气预报，

是她必看的节目。尤其进入冬天，省城天气骤降，有几天冷空气来袭时，她总要在挂历上记着，并及时打电话交代我，在单位工作时要穿厚点，别冻坏了身体。

有一年，母亲受凉感冒了一周，元旦后去镇上买挂历，结果没有买到，跟丢了魂似的，坐立不安。后来，弟弟去县城买了回来，母亲高兴地逢人就夸我弟弟懂得母亲的心思。

如今，在老家镇上及集市里，挂历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尽管如此，每到新年，我们姐弟总要想尽办法满足母亲的愿望。

新年里在老屋厅堂挂上一幅精美的挂历，温馨而漫长的岁月因此多了份牵挂，平常而繁琐的日子从此变得更加生动。这是老屋几十年来一直延续的最亮丽的风景，更是新春里最温暖的乡愁和浓浓的情怀

一盘酸萝卜牵乡愁

杨光武/文

近日，在水乡泽国镇的一个小菜场里买菜，无意中看到一个菜摊里有腌酸萝卜卖，我内心一阵惊喜。好长时间没有吃过腌酸萝卜了，在温岭生活的这些年，期间也学着用以前母亲腌制酸萝卜的方法试着腌了几次，结果没有成功，不是把萝卜腌烂了，就是腌出来的酸萝卜不是想要的那个味道。总算看到了有腌制好的酸萝卜卖了，二话不说就决定买点回去炒一盘解解馋。回去的路上，手里提着菜，心里想着炒酸萝卜的滋味，想着想着，想起了故乡，想起了那些甜蜜的岁月

小雪腌菜，大雪腌肉。到了冬季，老家上饶市广丰的乡村里就开始腌制各种舌尖美食了。家里每次腌制好几坛子喜欢吃的菜，可以存放很长的时间，陆续可以吃到第二年天气回暖。记忆里，有一种美食叫酸萝卜，食后的滋味是酸酸爽爽，那股酸香在口腔里弥漫开，瞬间就抓住了我的胃。饭桌上常常是这样的场景：哇塞！真

过瘾，米饭再来一碗。

讲到酸萝卜，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喜欢吃的人，只要想到它，就会口舌生津，垂涎欲滴。一道美食，可以是选料讲究、制作精细，由名师名厨烹饪的名菜佳肴；也可以是乡土味浓、土得掉渣的农家菜。尤其是在家时，母亲自己做的下饭菜，它饱含亲情，蕴藏着家的温暖，是离家别乡的人心中的一缕乡愁、时刻想念的美味。

一个人的味蕾喜好，一般在童年就形成了，长大后会变成一种口味习惯，很难改。人们常说：南方人爱吃米饭炒菜，北方人喜面食、水饺与馍。从小养成的饮食喜好，会伴随我们的一生。

一盘酸萝卜牵乡愁。长期工作、生活在异乡，好久没吃到家乡的这道菜了。小时候生活在广丰老家的乡村里，萝卜是自家地里种的，酸萝卜是母亲自己腌制的。儿时只要母亲炒一盘酸萝卜，就能让我胃口大开。记忆里，小时候村里办酒席时，或每逢十年隆重举办的生日宴习俗中，餐桌上总能见到一盘炒酸萝卜的配菜。

提起这道菜，当年母亲在柴火灶台上忙活的情景瞬间在记忆里回放。小时候，一到冬季，村庄里家家户户都会腌制一坛酸萝卜，用来做各种风味独特的菜：辣椒干炒酸萝卜丝、酸萝卜排骨汤、酸萝卜炖老鸭等，想想都让人垂涎欲滴。母亲也总在冬季做酸萝卜，用的是一个大肚子的坛子。萝卜用的是当季的新鲜白萝卜，刚从地里拔来的，水分多，味道正，又大又脆，生食甘脆多汁，能润喉清嗓、生津清热。萝卜，据说和梨子的效果差不多，故有萝卜梨羹的美誉。民间有谚语：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说明萝卜是很好的食物。记得母亲每次腌制酸萝卜时，会先洗去萝卜表面的泥腥味，再冲水，洗净后滤干，放进专用的酸水坛子里，撒上适量的盐，但不要去搅拌，让盐慢慢渗下去即可。然后，拿块洗干净的大石头压在坛子里的萝卜上。腌这种酸萝卜，不能着急，一般冬季腌制半个月左右，腌的时间越长，味道就越酸。腌制酸萝卜时，母亲会反复告诫不能用沾油的工具接触坛子和萝卜，说是萝卜爱干净。反正我那时也不懂，

母亲每次腌制酸萝卜时，我站在旁边看着只觉得好玩，那白白的萝卜泡在水里，还压块大石头，奇奇怪怪的。

母亲喜欢将酸萝卜切成丝，细细的。炒时，柴火要旺，油要热。放入酸萝卜丝快速翻炒几下，撒上辣椒末、米酒、味精等，炒至热油均匀裹住酸萝卜丝就可出锅了，不要多炒，否则酸萝卜就会变得软烂不脆了。

炒酸萝卜丝，入口酸酸脆脆，香辣爽口。咀嚼着，辣乎乎的味道里夹杂着酸汁蔓延至整个口腔，既解腻又解馋，还能帮助消化，醒脾开胃。

美味的酸萝卜，儿时一到冬季，我的舌尖就开始期盼。这不只是一道简单的菜肴，而是流淌在我心底的甜美记忆，是我身处他乡却难以忘怀的味道。如今，一看到菜市场里有酸萝卜卖，我会倍感亲切，仿佛买些酸萝卜，回家炒上一盘，就能把我带回母亲的厨房。

时光荏苒，离开家乡后，没了母亲的陪伴，我就这样过了好多年。儿时的一盘炒酸萝卜的滋味啊，生长在记忆里，依旧清晰，让人留恋。